

楚商造就郑州百年商业老街

□王瑞明 郭增磊(郑州民俗研究者)

来郑经商的众多楚商用自己的经商业绩与友善人缘造就了老郑州的一些商业街。这些街名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刘邦骥与德化街

湖北人刘邦骥和同乡商贾芦澍清共同购买火车站东边一大片名叫“野鸡岗”的沙岗地，他们首先在“野鸡岗”的沙土地上修建起一条宽8米、长300多米的商业街，并招商出租地皮、门面房。消息传开，郑州老城里的生意人都争先恐后地进驻开店做生意。不久即有百货、布匹、鞋帽、小五金、饮食、旅店、浴池等20多个行业入住。

街上商贸繁荣后，为了让商家牢记仁义、童叟无欺，街名便称为“惠仁街”，后将街名改为“德化街”。寓意“以德立商、以德育人、以德化人”的经商理念，提倡讲道德、重诚信的经商之道。此后，湖北商人以德化街为中心进一步开发，辐射、带动火车站附近大同路、钱塘里、苑陵街一带街道的繁荣，从而形成郑州最早的商业圈和商业中心。

湖北会馆与三益街

1915年，湖北商人集资在南川街（后改叫乔家门）路东一条东西向的街上建起“湖北会馆”，专门为来郑创业的楚商服务。为了怀念、感恩在会

馆得到的益处，湖北商人在为会馆前那条东西向的街取名时，就取《论语·季子》中“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是为三益”中的“三益”，称街名为“三益街”。

谭崇礼与福寿街

福寿街的得名与楚商谭崇礼有关。谭崇礼在现在的福寿街开了一家“谭记棉花商行”，在为“谭记棉花商行”所在的街道起名时，大家想到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福、禄、寿三字是大家普遍喜欢的，加之谭掌柜也确实为老年人的多福多寿做了很多好事，众人就决定用“福、寿”二字取街名为“福寿街”。

乔少泉与乔家门

湖北汉口商人乔少泉来到郑州创业。乔少泉善待附近群众，众人为了感谢乔少泉，便把南川街改名为“乔家门”。新中国成立之初，郑州市政府在划分地价等级时，按方位把三马路（后分为东三马路、西三马路）以南的叫“南乔家门”，以北的叫“北乔家门”。

刘邦骥与汉川街

汉川街为德化街东侧的小街。由于湖北名人刘邦骥常在此居住。后来，刘家大院旁边形成一条街，楚

商和当地居民因刘邦骥原籍是湖北汉川县人，故街名被定为“汉川街”，一直沿用至今。

芦澍清与钱塘里

当初曾和刘邦骥一起购地创业的楚商芦澍清在德化街以南街东侧投资建起一栋有两层楼房的三进院落，并在此居住，并将这条街取名为“钱塘里”。后来钱塘里建有一处“普乐园”戏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郑州城市建设的发展，钱塘里被拓宽延伸后，更名为“钱塘路”。1952年党和政府在钱塘路中段普乐园旧址上兴建了二七纪念馆，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之一。

吴德成与操场街

操场街位于郑州火车站南侧，是郑州的一条老街道，它的形成与这里早年的驻军有关。民国初期，卢汉与陇海铁路先后通车，吴佩孚命令第八混成旅的旅司令部设在郑州乔家门西侧。为了官兵的日常训练，旅司令部奉命将驻军官兵集合起来，在火车站南侧修成一个平坦的大操场，后来驻军撤离操场弃用。

操场紧靠火车站，可谓经商的“黄金宝地”。几年后，原操场处便商贾云集，形成了一条街道。因这里原来是个操场，便起名：操场街，沿用至今。

一碗吃尽中原风

□王冬青(郑州市某单位经济师)

中原腹地郑州的烩面，在本地已有4800多家，而在大东北、江浙、两湖两广、深圳、济南、首都北京，央视的大楼下，就有北京人开的烩面馆。央视名嘴、郑州人海霞说：北京的烩面没有郑州烩面地道。这一碗吃尽的是“国脸”的故乡情。

郑州烩面的“地道”，先地道在制作上。

羊肉烩面是有荤有素有汤有菜一碗烩的饭食。选用的羊肉要新鲜，经过几遍浸泡除净血污后下锅，放入调料将肉煮烂，做面时要用精粉兑入盐碱和成软面，反复揉搓，面就更筋了，揉成的面块呈扁长行，抹上油，用湿布盖上，要“醒”半个多小时才能拉成面条。出锅时有八成熟，然后盛入粗瓷大海碗中，再放入羊肉方丁、黄花菜、木耳、粉条及调料，上桌时外加香菜、辣椒油和糖蒜。

这是最为传统的烩面制作，从中可以看到有汤、有菜、有肉、有调料，适合中原人的饮食习惯，“一碗啥都有了”，简单、方便。那一大海碗面，正好是中原人的胃容量，一碗即吃饱。

郑州烩面的地道，还在它的雅俗共赏。几十年来，来郑州的文化界名流，如李默然、香港的文化人蔡澜，来郑州就吃“合记”烩面，吃得满头大汗的蔡先生，将大海碗一推，即书：天下第一面。今年全国各地百名市长来郑州开会，主打饭食：郑州烩面。

中国菜分派系，比如鲁菜系、川菜、杭帮菜，面食基本是分馍、饼、包子等。作为烩面，它是同质化的面条，它首先在阵势上，让郑州成为烩面之城。多年来，有一句流行语：来郑州，看少林拳脚，吃郑州烩面。烩面之城，我们看到的是，相貌质朴的烩面馆分布得更加均匀密集。

“合记”固守传统，如今有近10家分店，汤统一制作。“萧记”以“三鲜”为主，20多年前在郑州扎根，现已独领风骚，做得比较好的还有“惠丰源”滋补烩面等。而那些小馆小店，看似不入流，但也有特色，比如“王老五”、“二胖”、“帖老太”，这种口语化的以人特点为店名的烩面馆，是“见缝插针”地在这座城市的路边、楼下，营造了烩面城的烩面氛围。

郑州烩面已是一种文化，郑州烩面，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

郑州烩面，扎根大众，百年间，我们追寻它的源头，它就是一碗面条，那时叫“宽汤大面”，却又是与艺伶有关。

郑州有处民俗圣地老坟岗，百多年前，是民间大众播撒了两粒种子：民间艺术和商业。先说商业，1908年，郑州开商埠，老坟岗即成七大商业区之一。再说民间艺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郑县城内有戏园子20家，老坟岗有13家，譬如大小国内民戏院、大坑戏院。大坑戏院门前有坑而名，大坑戏院因唱红了常香玉、周海水的“十八兰”中的崔兰田、唐喜成、吴碧波而名扬豫陕两省。更为惊人的是，河南梆子《抱琵琶》连演300场，轰动一时，大坑戏院周边，有了专为艺人包饭的饭铺，如“京都老蔡记”、张老歪馄饨、三江面馆。三江面馆老板眼头活，将他的“宽汤大面”加肉、加菜、加调料按戏曲行当做成武生烩面、青衣烩面、花旦烩面、小生烩面。武生面：汤浓、面宽、肉块大，麻油多，芫荽盖碗；青衣面：汤浓淡相宜，肉块小，芫荽少许，辣子点缀；花旦面：汤淡而甘，肉切丁，芫荽辣油自便；小生面：汤浓、面宽、肉切方，芫荽辣子随意放。这四种面，必放黄花菜、木耳、粉条、豆腐丝。一时间，三江面馆的文武烩面，吃客盈门，点武生、叫青衣、耍花旦、喊小生，店小二一声，唱出来的烩面，伺候着您哪！

去年，住于郑东新区的豫合汇将文武烩面开发出来，吃客盈门，吃客进门走进其颇具戏曲化的厅堂，比如老生厅、军师厅、花旦厅、兰花指厅、凤眼厅。

我想：豫合汇开发唱出来的烩面，这是改变烩面同质化的又一探寻。

两个利民市场的开发与思考

□刘建忠(郑州市企业家)

我家祖辈在郑州，我是老郑州人。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郑州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全民经商”的势头在城市里很是火爆，马路边、胡同里、晚上街边扯起电灯卖衣物、食品、烟酒，影响了市容、市貌，市工商局提出了“退路进场”，想在黄河路北搞个综合市场。1992年的春天，工商局负责人找到我，说我有经济头脑，我又在这一地段搞商业公司，我当即表态，我是郑州人，只要对郑州人有利，我干。从1992年到1996年，我协助工商部门，在金水区政府的支持下，建起了有两万平方米的“黄河副食品批发市场”，引来商户数百家，经营副食品、调料、烟酒、干菜、小食品等数百种。1996年之后，又开发了红旗路北院，也叫黄河副食品批发市场。

在北院市场，又建起了黄河洗浴中心，洗澡收费低，打出广告“五元洗桑拿”，郑州晚报报道后，郑州

的平民百姓，花五元过一次桑拿瘾，很是快活。

2012年，黄河批发市场要外迁，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老百姓已经认了十多年的市场外迁，老百姓购物到哪里去？我必须思考这一牵涉老百姓“小国民生”的大事，还要思考：15分钟购物圈，社区式商业综合体。在金水区政府和该路段办事处支持下，我选择了二环道上一块地，这块地约有3万平方米，它东接南阳路大企业郑纺机，西连郑州西工业区，北通铁路北站，亚洲最大的火车货运编组站，那里的社区有几万居民。

开发二环道批发市场，我起名叫“金沙新生活广场”。有位文化界的朋友称赞我名起得好，好在“新生活”三字儿。

金沙新生活广场占地3万平方米，2013年11月8日开建，2014年7月1日正式对外招商。实际上，建边

招商，现在已有百余家商户入驻新生活生活广场。金沙新生活广场，基本是围绕百姓日常生活的“菜篮子”、“米袋子”、副食品、家纺、文化精神如建成了电影院等。开业以来，附近居民反响强烈，有地方买东西了，有地方玩了。

2014年的秋天，北京的几位朋友在北京6环外开生活广场，安排就业职工3万余人。我当时是以金沙新生活广场负责人去祝贺的，朋友让我说几句，我讲了开发生活广场的理念：一是生活广场在郊外，不仅是拉大了城市框架，重要的是缓解了城市越来越厉害的拥堵；二是解决就业，金沙一次安排就业人员3500余人；三是为周边的商家搭起了平台，拉大了产业链。这也是我创办黄河副食品批发市场、金沙新生活广场的理念。

市场经济应是为大众服务的，这是我们搞市场开发者的良知。

记忆中的金水河

□荆建利(郑州市中原区市民)

小时候，金水河下游后河卢一带，有个金海水库，水库大坝上长着荒草。当时河水很浅，而且河床已经荒芜一片。那时的大坝已经失去了拦水的作用。每次去我大姑家，翻沟过河的时候，除了看看附近的古庙老树，小河流淌，我总向往地看看那座长长的金海水库大坝。河边有白杨，河里有芦苇，还有零零落落的水面，像镜子一样出没在芦苇丛中。2003年金海水库一带成了高档生活小区，金海水库被改造成人工湖，湖面广阔，绿柳绕堤。湖边有碑刻和铜像，讲述着金水河的历史，以及后河卢村卢太公和赵匡胤博弈的传说。

金水河滨河公园修建以前，耿河

一带河两岸是村舍和田野。整个河道露着黄土，类似农村的水渠。郑州粮院一带，嵩山路西边，除了一栋红砖楼房外，曾是一片高大的杨树林。上世纪90年代，金水河建成了滨河公园，隋河宋肆，小桥流水，假山池沼，古色古香。它西南方向，一直到淮河路一带，绿树繁花，曲径通幽，美不胜收。金水河滨河公园一二十年间不断向西南延伸，一直发展过了黄岗寺的南边，村里人都叫它“南河”。那里有个生态园瀑布，高数米，流着清水。有石武高铁的高架桥横穿金水河上空，经常看到轻轨高速列车一闪而过。还能看到南水北调干渠下穿过金水河，高大的金水河堤水站就在金水河跟前，

扮靓着郑州西南门户的形象。原来的金海水库的地方，黄水河村西有个拦水坝，河水穿孔而过，直泻而下，轰轰作响，也是不可多得的景观。

改造后的金水河芳草遍地，绿树成荫。河医那边的小桥像彩虹高挂，解放军测绘学院那里的长桥有点赵州桥的造型影子。郑州大学的澗心湖畔小桥曲折，假山高耸，是个学习读书的好地方。这里曾经有过旧书交易市场和英语角，学外语的同学经常来这里交流外语。往东，兑周村，菜王一带，有过古玩钱币邮票交易市场。至于金水路、紫荆山一带，金水河和公园已经融为一体，成为人们休闲游玩的好去处。